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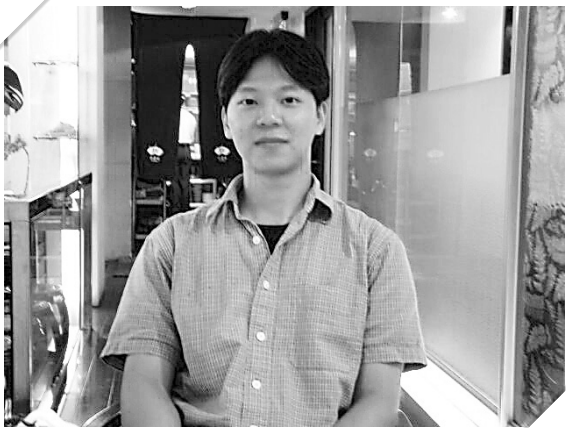
佳作

作品：餐桌 得獎者：蘇敬仁

蘇敬仁，生於一九七九年，台中潭子人。台灣大學資訊工程所碩士畢業，目前任職於電腦公司。詩作〈短歌之後的長歎〉曾入選《詩路2000年度詩選》；短篇小說〈花園〉曾獲新聞局九十三年度電影創意故事甄選；短篇小說〈初級商務英文會話〉曾獲第十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

得獎感言：

文學創作從來都是一項極其私密而無比寂寞的獨角戲。只是，當你意外發現原本以為空蕩蕩的台下突然響起了幾處厚實的掌聲，儘管有些稀落、儘管有些靦腆，卻也還是把你的眼眶撼出一些濕淋淋的感動了，卻也還是讓你那握著筆的右手掌，又握得比從前更加緊密一些了。謝謝你們。



餐桌

「陳永進先生，」

約莫十五、六歲大的一個女孩，頂著一頭火炬般朝著天花板猛烈竄昇上去的紅髮，左耳懸盪了個灰白色骷髏頭樣式的耳環，嘴裡一邊大刺刺地嚼食著口香糖（不知如何被縫綴在唇邊的那顆銀色小圓珠也隨之晃動了起來），一邊用著那條如此蒼白無血色的手臂把他的身分證和找零從櫃台內側向外遞還給他。

「十五號，二樓上去左轉，廁所旁邊。四個小時到下午五點半，之後每多一個小時加收二十。」他收回手掌，看著安詳躺在掌心中的那個淺淺笑著的自己，被另外那三、四個發著冷光沾著油污的十元硬幣給層層淹沒在最底了。

十五號座位，電腦桌上擺置著一杯還剩一半未及喝完的五十嵐奶茶。十五跟五十，五十跟十五，他突然覺得，這兩個發音互為表裡、兩造循環不息的數字似乎是一個再神祕不過的預兆……好的或壞的，他無從得知，也不想追究。

滑鼠被輕輕推動了一下，電腦螢幕像是在全然黑暗之中猛地轉開的手電筒，大規模的光亮瞬間朝著他的瞳孔深處刺進去。他掙扎著、雙手手掌奮力遮擋眼睛阻截光線的冒犯，如同一隻畏光的夜行性

動物所會做的。

他任意點選了其中一個電腦遊戲來打發時間。於是眼前立刻幻化成為一個極度逼真寫實的原始叢林場景，透過電腦螢幕模擬出來的第一人稱視點，他變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傭兵戰士，他的左手緊握著一柄藍波短刀用來近身肉搏砍擊，右手則擎著一把厚重的電波槍用來大範圍狙殺中長程距離的敵軍。他感覺到自己的右手指節輕柔迅速地滑鼠上面跳躍著，像是正在琴鍵上敲擊出一首歡快的小步舞曲，做為回應，敵人的血肉在螢幕十七吋大的世界裡四處飛濺如浪花，槍炮擊發的金屬巨響和淒厲的哀嚎慘叫也在耳機裡面大規模地交織出一種出乎意料之外協調的合聲。他變成了獨裁的王，變成了絕對的上帝，他變得無敵。電波槍的威力如此強大，每次擊發，一道又一道閃著淡紫色炫光的Z字形電子光束就往敵人身上直劈過去，像是一道又一道滿布鋸齒狀銳角的閃電落雷，像是躺臥在病床上的母親接受急救時最後那幾分鐘激烈上下震盪的心電圖像……

母親。

記憶中的母親，似乎總是一個人，靠坐在那張黑檀木圓形餐桌最靠牆角的位子邊，靜默地伸著筷子挾菜，靜默地在盤緣輕輕瀝下多餘的油汁，靜默地安放回自己的小小瓷碗裡，再靜默地瞧了一回眼前滿桌跟她一樣靜默的菜肴。父親的藉口是事業，每天早晚的餐桌上都固定缺了一角，母親的眼神似乎總是穿透他繞過他，落寞地望向那個缺口。後來他也學會用課業當理由，漸漸地早晚都不在家裡跟母親同桌吃飯了。於是母親總是習慣一個人癱坐在那最靠牆角的位子邊，把自己都靜默成那張黑檀

木圓形餐桌的一部分了。父親終於光明正大離開家裡之後，母親的身體就每下愈沉，開了幾次刀住了幾次院，人就像只洩氣的軟皮球一般了。在母親人生的最後幾天之中，她還曾喚他一起到醫院陪她吃個飯，「就是要一起圍在餐桌上吃頓飯才像一家人嘛。」母親總是在電話那端這樣苦苦哀求著。當醫生通知她母親急性器官多重衰竭情況很不樂觀的時候，他開車趕了過去，發現母親病床邊的小置物櫃上，靜默地擺放著分成三等份的五穀粥，那大概是母親今天的晚餐，被刻意均分成三份，正準備又要打電話喚他來共吃吧，他這麼想著，想著，看見醫生慌慌張張地為母親急救，看見幾個護士在一旁遞東送西來來往往，看見那架冷冰冰的儀器不斷地把母親此刻的心臟究竟是如何掙扎如何頑強地跳動著的事實用尖銳清晰的圖像赤裸裸呈現出來在他面前，看見最後那幾分鐘正激烈上下震盪著的心電圖像，像是一道又一道滿布鋸齒狀銳角的閃電落雷……

像是面前這一道又一道閃著淡紫色炫光的 Z 字型電子光束……他緊緊壓下滑鼠左鍵不放，盯著剛發射出的那道強力電波朝著畫面深處那個頭戴綠扁帽又渾身刀疤的終極大魔頭直奔而去，沒想到那魔頭一個飛身橫移竟給躲了過去不打緊，又立刻站起身子對準他連開了好幾槍，只待耳機裡一陣轟隆巨響，代表生命值的紅色血條驟降為零，眼前的畫面瞬間轉黑，緩緩浮現的「Game Over」字樣底下，那個大魔頭正一邊擠眉弄眼不懷好意地訕笑著，一邊輕蔑地揮動著右手食指彷彿正作勢說著：你小子再也不敢來挑戰我了吧……

「陳——永——進！你確定還要繼續挑戰我嗎!？」

戴著金邊眼鏡的總經理，漲紅著一張方方正正的國字臉，大聲咆哮著，伸長了右臂和食指像一鏟箭矢，直挺挺地刺向他的鼻尖。

三個多月前，當時他還任職於一家大型市調公司，專責問卷設計與量化調查的統籌。他手上的案子，有政治人物委託的支持度民調或新法案民調，有新聞媒體委託針對某項當紅社會議題的意見調查，也有企業商號委託關於某個新上市產品／企業品牌／企業形象之類的市場調查。當然，所有這些客戶們真正需要的，絕對不會是百分百公正公平的調查報告。大選前夕的政客，需要的是一份自身民意支持度高過競選對手的民調結果，企圖營造勝選氣勢激勵群眾，藉以引導中間選民做出「西瓜偎大邊」的投票決策；對收視率錙銖必較的新聞媒體，針對一個有炒作價值的社會議題，需要的是一份數字聳動比例誇張的民調結果，讓他們好下標題，讓閱聽人忍不住要停下腳步留住眼睛；唯利是圖的企業商號，面對自己將要上市的新產品或整體公司形象，需要的是一份展現出壓倒性正向評價的市調報告，利用這個結果，一方面建立起投資人的充分信心，另一方面又可以塑造出一窩蜂效應去拉抬買氣聚攏人氣。

他心裡很清楚，這一切不過是個結構完整布署縝密的騙局。民調市調僅僅是一個貌似光明正大的手段，在這層純白無瑕的表皮之下，捏造假做出來的民意回過頭被用來操縱影響實際的民意，弄假最後竟也能成真。

為了更高明地「營造」出既定的訪調結果，總經理私下授意他去玩弄一些低劣的手段：在問卷和

訪談的過程之中暗地使用一些隱晦的文字遊戲與心理陷阱。像是刻意把同一件事實放在不同的情境下做比較，從而誘導受訪人做出完全相反的抉擇：

A 二〇〇七年度的教育預算僅占國家年度總預算的13.7%，同時軍事預算占22.1%、交通預算佔19.6%。

請問您是否同意國家的教育預算過低？

B 二〇〇七年度的教育預算占了台灣年度總預算的13.7%，同時，美國的教育預算僅占今年度總預算的12.8%，瑞士的教育預算也僅占今年度總預算的12.3%。

請問您是否同意國家的教育預算過高？

或是用前後文的關聯性去影響受訪人對同一件事的觀感產生落差：

A-1 您認為「闖紅燈」這個行為有多惡劣？請用0分（完全不惡劣）到10分（極端惡劣）來評等。

A-2 您認為「偷竊」這個行為有多惡劣？請用0分（完全不惡劣）到10分（極端惡劣）來評等。

B-1 您認為「殺人搶劫」這個行為有多惡劣？請用0分（完全不惡劣）到10分（極端惡劣）來評等。

B-2 您認為「偷竊」這個行為有多惡劣？請用0分（完全不惡劣）到10分（極端惡劣）來評等。

甚至只是再簡單不過的換句話說：

A ××醫院對該院肺癌患者施行外科手術治療的致死率約為10%，請問您對××醫院的評價為

何？

B××醫院對該院肺癌患者施行外科手術治療的成功率約為90%，請問您對××醫院的評價為何？

……諸如此類微妙地操弄人心偏向某個既定預設結果的技倆，逐漸變成了他每日工作的主要內容。有時候當他正在進行某個電話隨機訪調，開場白才說了沒幾句，話筒裡的受訪者就會不安地丟過來一個急切的問句：「這不是詐騙電話吧？」他總是要猶豫好幾秒……像是自己的心思竟然被輕易看穿了……好幾秒之後才能回過神來義正詞嚴彬彬有禮地回覆對方說：「先生您放心，請相信我們，我們是國內最有公信力的××市調公司，只不過是想請您回答幾個問題而已……」

「只不過是幾個問題而已嘛，永進，不要把他想成什麼詐騙什麼造假，太難聽了。別人都是直接竄改數據的，我們這樣已經算是合情合理合法了。記得我上次說過的嗎，社會只是一個超大型養雞場！聽懂的話就出去做你該做的事吧。」

他當然記得。記得很清楚。那時他們剛結束一個大案子，預定的結果和數據都做到了，公司裡一夥人上餐館慶功。大吃大喝之際，餐廳裡的電視正播出一則趣味新聞，說是澳洲內陸有一個超大型養雞場，裡面養了數以百萬計的蛋雞，這裡產出雞蛋的數量與品質都位居澳洲全國之冠。當記者問到雞場主人成功的祕訣，雞場主人驕傲地解釋說，因為雞在下蛋的時候是非常容易受到驚嚇非常敏感的，因此他想到了將所有蛋雞都經由人為手段弄得聾弄啞的方法，讓他們完全聽不到雜音也看不見

雜物，全心全意地只準備下蛋，如此才能穩定地產出最高品質與數量的雞蛋。至於為什麼都已經弄聾它們了卻還非得要弄啞牠們？「當然是為了我自己的耳朵啊！」雞場主人笑呵呵地說著。那一刻，戴著金邊眼鏡的總經理當眾大笑了出來，催促著大家共同舉起啤酒杯「為社會這個超大型養雞場」、「為我們這些真正的雞場主人」一飲而盡！

他終於喝空了那杯五十嵐奶茶，嘴裡那根吸管因為再也吸不到足夠的液體而嘶啞著喊叫。這三個多月以來，翻遍了報紙的求職欄與電腦裡的人力網站，四處面試卻也四處碰壁，履歷表上的年齡欄是他的致命死穴，中年轉業似乎注定要變成中年失業，一旦任性地與社會脫隊了，就是叛徒，無情的社會就再也不肯讓你進入那個圈圈打滾了。今天早上他才剛又面試完一家清潔公司，即使是個像雞肋一般的職務也無妨，他已經聽了太多遍的「很抱歉」、「不好意思」、「你可以再去別家公司問問看」。也許這次該是他的了，那主管跟他約定，「今天晚上會電話通知你是否錄用，請靜候佳音。」但是，靜候……就真的會有佳音嗎？移開了滑鼠與鍵盤，他輕輕趴在桌面上，閉起眼睛，不由自主地想起電視上的那座養雞場。數百萬隻又聾又啞又瞎又啞的雞隻，默默地在安靜巨大一如深夜墳場的地方漫步走著，一座悄然無聲的養雞場。他想起那記者曾經刻意惡作劇般地在鏡頭前朝著那些雞群大喊大叫，而那些雞隻果然一如預期地，完全無動於衷。

偌大的養雞場裡，數百萬隻無聲的雞群，與一個放肆大聲喧譁的男人。他做了一個夢，夢裡他一會兒變成那位不可一世的雞場主人，一會兒變成那個大聲朝著雞群嚷嚷

的記者，一會兒又變成那數百萬隻母雞之中的一隻，安安靜靜地蹲踞著，正準備要下蛋了……

「咚」一聲，一顆蛋形的塑膠球體從那台機器的開口處滾落了下來。

阿川伸手去拿那顆轉蛋，滿心期待地扭開上下外殼一看……又是「佐助」的公仔！這隻他早就已經集到了，他現在只缺「鳴人」的公仔啊。在漫畫裡面，無父無母的鳴人，憑藉著自己擁有的強大潛力與打死不退的意志力，再加上有好伙伴「小櫻」與「佐助」的熱情相挺，一路朝向成為偉大忍者的夢想不斷前進。

阿川在心底也偷偷夢想著一個無父無母的生活。他受夠了家裡那兩張老嘴總是叨叨念著教他要好，好讀書才考得上建中之後才能上台大將來就一定出人頭地那些蠢話。他厭惡那種學歷決定未來所有一切的論調，他厭惡照著別人鋪好的路去走，他厭惡父母的眼神永遠關愛他成績單上的數字勝過關愛他本人。

曾經有那麼一次校外參訪活動，班導師領著全班同學去參觀牛肉罐頭工廠的半自動生產線製作流程：洗滌——選別——去皮——剔骨——殺菁——漂水——裝罐——注入保存液及副原料——真空封罐——裝箱。流程中的每一個任務所屬中繼站都會有一個作業員搭配機器進行操作，站與站之間經由一條綿延極長的大型輸送帶互相鏈結，輸送帶二十四小時不停骨碌碌地轉動著，載運那些半成品急急忙忙地從上一個生產中繼站趕赴下一個生產中繼站。帶頭的班導，拍手出聲要大家注意到，在那條大型輸送帶的下方，其實還隱藏著另一條小型輸送帶。「下面那條小輸送帶，負責載運的是那些在每一

個中繼站所篩選出或製造出的不良品。」阿川跟著眾人一起彎下腰仔細端詳那條隱晦的小型輸送帶，看著那上面陸續緩慢地滑過一塊塊發霉的原料牛肉、一塊塊漂水漂過頭都起了皺的牛肉、一個個在裝罐過程之中不小心被機器壓壞的殘缺鐵皮罐頭等等……上方那條光明正大的輸送帶將要把美侖美奐的完成品送往超市貨架送往消費者的餐桌之上，與此同時，下方那條見不得人的輸送帶卻也正把那些不符合標準未通過檢驗的不良品默默地送往焚化場送往掩埋場。對一塊牛肉而言，被光鮮亮麗地吞進人類口中與沒沒無聞地被銷毀在某個暗處，哪個是更好或更壞的下場呢？夾在隊伍之中的阿川緩緩朝著生產線的盡頭那端移動，他不經意地一個轉頭回望過去，發現視界右邊是一成排已經封罐完成有著相同外形相同包裝的牛肉罐頭們正整齊畫一地沿著大型輸送帶往自己這個方向依序前進著，而視界左邊又是一成排穿著相同制服肩背相同書包的同班同學們也正整齊畫一地往自己這個方向依序前進著……

那一刻，阿川像是見鬼了一樣。像是透過一條偶然為他稍稍開啟的門縫而窺視到了那麼一點點生命底層的駭人真相。後來，他就開始學會不按時繳交作業，學會頂撞班導不聽指揮，學會蹺課學會抽菸，學會跟一般國中生看起來不一樣，學會讓自己從上方的輸送帶被篩棄到下方的輸送帶。一時之間，他急著為所有曾經習以為常的正規與傳統畫上一個大紅色的叉叉，拒絕這個也拒絕那個，他太清楚自己不需要什麼。

「陳百川同學，那你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嗎？」

輔導老師面朝著他，上身微微前傾，右手裡的原子筆在他自己的輔導紀錄本子上塗塗寫寫了一陣

子之後突然停下來，冷眼看著緩緩把視線轉向窗外天空的阿川。

也許阿川真正想要的，是成為一個像鳴人一樣偉大的忍者……可以恣意地使用多重影分身包圍敵人，遭遇伏擊就立刻結忍術手印默念忍咒使出水遁風遁或火遁，遇到太強大的敵人還可以拿出忍術卷軸召喚神獸來助拳……或是成為一個像魯夫一樣偉大的海賊吧，盡情伸縮自己因為誤吃惡魔果實而橡膠化的軀體，利用橡膠的彈性與韌性當做武器去攻擊壞人，或是延展自己的橡膠身體變成一張巨大風帆引領海盜船順風疾行……要不然成為一個像夜神月這樣的人物也不錯呢，懷裡揣著那冊《死亡筆記本》，只要寫上某人的真實姓名與死亡的時間地點方法，那人就一定會完全按照本子上所記載的如期死去……

阿川一把將手裡那隻「佐助」公仔甩進路邊的垃圾筒，又朝筒裡啐了一口痰。他覺得今天很衰，很幹。沒有得到「鳴人」的轉蛋，還在網咖撞見自己的老爸。他本來只是為了取回他擱在桌上忘了拿的五十嵐，卻一眼瞥見自己剛坐過的位子上有個熟悉的背影……但是，老爸又究竟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泡在網咖裡？……他無從得知，也不想追究。

（如果旁邊那女生在行人號誌燈變綠之前就結束耳邊手機裡的那通電話，我就回學校去上今天最後一堂課。）

阿川站在學校大門前的十字路口，暗自在心裡跟自己打了一個賭，把人生拱手交給老天爺做決定。他總是這樣：如果踏出家門那一刻電子手錶上顯示的秒數是偶數，今天就乖乖上課，反之則蹺掉

整天課；如果一轉過那個街口遇到的第一個人類是女性，今天就去網咖，反之就去跟人家籃球鬥牛三對三。人生無時無刻分分秒秒都是抉擇，每一個問號後頭都有許多完全不同甚至互斥的答案在虎視眈眈著，現在的阿川讓自己突然多了好多選擇性，但是每個選擇對他而言都沒有任何特殊意義，於是他就交給老天爺幫他選，他甘願變成大富翁遊戲裡的一只棋子，骰子由上天來負責轉動，他只需要被告知被暗示下一步該怎麼走，他就會乖乖地照做。就像學務主任今天一大早在學校辦公室裡問過他的，「陳百川，我最後一次再給你一個機會，如果你肯寫悔過書，這個大過就算我李主任幫你扛下來了，如果你不肯，今天下午的學生處分審查會上，有八成機率會讓你記下這最後一支大過，換句話說，你就要被退學了！怎麼樣？」阿川把視線緩緩轉向窗外的天空，直盯著附近電線桿頂端上的一隻麻雀，（如果那隻麻雀三十秒之後還停留在電線桿上沒有飛走，那麼我就寫這份悔過書。）其實用不著等到三十秒，那麻雀在下一秒就咻地飛走消失不見了，只留下氣急敗壞的學務主任，大聲威嚇著今天晚上審查結果一出來，就要立刻打電話到阿川家裡通知學生家長……而旁邊那個背負著阿川人生下一步該怎麼走的女生，也始終沒能把手機從耳際拿開，就這樣一邊講電話一邊漫步跨過了斑馬線。

攢進了光華商場的地下室窄巷，繞了幾個彎曲，朝著坐在店門口的禿瘦老頭招呼了一個眼色，阿川就逕自轉了進去，從架上一把拿起幾片標著「新到貨」的DVD光碟，興奮地瀏覽著封面的主演日本A片女優照片和背面的A片劇情內容簡介。與此同時，阿川眼前那排貨架的背面，一個中年婦女正彎著腰貓著背微微用手掌遮住口鼻，一路頭也不回地快步竄出了店門。

那正是陳太太。

當陳太太一眼瞥見自己的兒子衝進店裡來的時候，衝上腦門的第一個念頭是：我們家的阿川怎麼會來這種地方?! 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念頭是：學校放學時間還沒到啊，怎麼阿川就已經在外面邇達了?! 緊接在後的第三個念頭才是：我得趕快從這裡消失才行，被阿川看到的話那還怎麼得了?!

一趕回家，陳太太就直奔主臥室，鎖上房門，伸長了手臂探進自己衣櫃的深處夾層，掏出六、七片清一色素黑外殼僅用麥克筆粗略寫上一二三四等數字編目的DVD影碟帶。陳太太鎮定地從中挑出一片來，四號，在她腦海裡自動索引到《人妻的終極誘姦》這樣的片名，置入DVD播放器，戴起耳機，讓自己的身體在沙發床上像個蟲蛹般蜷成一團。她享受這個小小的祕密嗜好，如同有的主婦們會偷藏私房錢在某個抽屜底層一樣。才剛過四十的年紀，卻就像守了活寡，不管噴上再貴重再濃郁的香水，不管套上再性感再挑逗的薄紗睡衣，手指都還沒碰到半截，丈夫一上床倒頭就呼呼大睡。丈夫上一次碰她，大概都已經是快十年前的塵封往事了，而她的上一次高潮，似乎就像是史前時代的三葉蟲化石一般久遠，她已經想不太起來丈夫的唇形，她甚至不記得最後一次因為丈夫而臉紅心跳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在丈夫面前，像是她已經變成了一個透明人，像是她已經退化成一個純粹用來煮飯掃地鋪床的機器罷了。

像是她不再需要被愛。

在A片裡，在眼前的畫面與耳邊的聲音裡，她可以催眠自己仍舊是被強烈地愛著的。影片裡的人

妻，大清早忙著一邊煎蛋一邊泡咖啡，剛睡醒的丈夫就從後面猛力熊抱住她，饑渴難耐地扯開她的鈕扣掀起她的裙襬，在餐桌上就忍不住開始大幹了起來，桌上的餐具餐盤都像是在跳舞一般震動著、發出清脆的碰撞聲響，之後又變換一個姿勢把她的身體整個舉起放到流理台上方，那個被她雙手抓攔住的餐櫥匡瑯匡瑯地放聲大響，幾乎就要被整個從牆壁上給拆解下來了，那還不夠，表情扭曲面孔漲紅的丈夫又打開冰箱下層把她的臀部給整個安放進去，兩個人一起緊抓冰箱的邊緣，開始另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戰，戰得冰箱下層裡的果菜瓶罐全都滾落了出來，最後兩個人同時發出一聲動物性的長嚎，嘴對嘴接了個深長的吻，丈夫方才肯罷休準備整裝去上班。她可以恣意幻想自己就是那位人妻，她可以恣意幻想一天二十四小時苦悶無趣的主婦生活中不斷不斷地被貪婪的丈夫被來按門鈴的送貨員被住隔壁房的單身陌生男子給來回強烈地需要著、強烈地擁抱著。她可以幻想自己枯乾的身體因此而得到滋潤，她可以幻想自己晦暗的心靈因此而得到昇華。

她可以幻想自己仍然被愛。

「給你一個機會重新愛上自己！××國標舞教室熱烈招生中！」

那時候的陳太太，就是因為這句廣告標語才忍不住走進教室一探究竟的。從此以後，每週一堂的國標舞課就變成她另一個小小的祕密嗜好。

第一次看到落地鏡中穿著大紅大紫色緊身舞衣的自己，她嚇了一跳，像是看見了另一個雙胞胎妹妹，雖然有著相似的輪廓與身形，整體氣質卻冶豔地如同一朵雪地裡的紅花，一個完全不像自己的自

己。舞衣極其貼身的剪裁，把身體的曲線赤裸裸地公開出來，大膽暴露胸口與大腿的局部，就像是一道道誘人的前菜，讓人不禁要去猜想去揣測其他被隱蔽的軀體部分還可以有多麼美好。套上這襲舞衣的陳太太，瞬間變成了同學口中的「陳姊」，變成了老師口中的「小陳」。她更加倍努力地練舞，沉醉在自己美麗的迴旋與跳躍之中，從雙人舞親密的肢體接觸裡，那些緊緊貼上自己腰際的溫熱的男人手掌，那些只距離自己鼻尖不到十公分的男人臉龐，大手握著小手，那暈眩的旋轉，那迷人的節奏，那熱切的心跳，那淋漓的汗水，所有這些都讓她感覺到自己重生了，讓她感覺到自己可以暫時遁世活進甜美的童話裡頭去了。

而童話裡頭的灰姑娘，一過了午夜十二點，馬車就要變回南瓜，車伕就要變回老鼠，魔法就全都消失了。

除了偶爾關起房門的成人電影欣賞和一週一次的國標舞課之外，陳太太的日常生活就跟她經常帶在身上的那本家計簿流水帳一樣瑣碎一樣無趣，任誰看上幾眼之後都忍不住想要瞌睡。她常常覺得，自己的那棵生命之木上已經爬滿了細小的蠹蟲，在她提著菜籃上傳統市場跟果販肉屠討價還價的時候悄悄地蛀蝕著她、在她提著大包小包垃圾袋趕赴即將駛離的垃圾車那時候悄悄地蛀蝕著她、在她為了白色地板磁磚上一個怎麼刮怎麼抹都無法清除的汗點子而汗流浹背的時候悄悄地蛀蝕著她……她有時候可以在夜半時分聽得到那些蠹蟲正在啃咬著什麼所發出的窸窣窸窣細微聲響，另一些時候她覺得身上無來由地發癢，掀開衣衫查看卻什麼也沒有發現，她就知道了，知道一定又是那些小小的蠹蟲剛巧

爬過那處了。於是陳太太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感到莫名地擔憂。她每天早上如廁之後，都會花上半小時蹲在馬桶蓋前細細觀察自己剛排出的糞便，像是在解讀一串從身體最深處傳遞出來的求救密碼。若是糞便呈現較淺的黃褐色，形狀完整，含水量適中而顯得光滑稍軟，那麼她就會稍稍釋懷，認定自己暫時贏了一場對抗蠱蟲的小戰役；反之，她就會暗自思忖著，自己的血管裡爬滿了無數的蠱蟲正痛快地吸噬著她的內裡，讓她的身體從核心之處開始片片剝落，反映在她的排泄物裡，就是那些不該出現的血絲，就是那些或偏黑或偏白的異色。她覺得自己像是一塊忘了放進冰箱的牛肉，孤獨地被遺留在無明的餐桌之上，從裡往外，靜默而專注地腐壞著。

然而這樣的腐壞，似乎也已經開始蔓延到她和丈夫之間的關係了。

一開始是發票。每個月陳太太都固定會騰出一個時段，特別用來整理丈夫這一整個月以來所留下的每一張統一發票。對她而言，這些發票似乎就等於是丈夫的祕密日記一樣地存在。只要按照每張發票上面所印下的消費日期與消費時間做排序，就可以清楚追蹤出丈夫每一天從早到晚的消費行為，再進一步根據每張發票上面所列出的開票商家其所在地址，就可以從中推理出丈夫某年某月某日的確切行蹤。每一張發票都是她的小小線民，清清楚楚地還原了丈夫踏出去的每一步，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然而最近這三個月丈夫所留下來的發票卻透露出了不尋常的軌跡，不但發票數量倍增（意味著丈夫在外面行動的時間倍增），開票地點也變得七零八落完全歸納不出一個合理的邏輯（意味著丈夫外出的動線變得隨機而凌亂），同時發票上記載的消費物品幾乎都是食物和飲料（意味著丈夫正大量地從事

會耗費體力的活動）。這些發票所集體暗示的形象，該是一個整天散步遊玩的城市漫遊者，而不是一個呆坐辦公桌的白領階級。那之後，陳太太好幾次企圖打丈夫的手機，假借其他名義行刺探之實，結果每次都可以察覺到手機裡嘈雜的背景音，像是在大馬路邊，或是在商店街前。丈夫消毒的說法是他正在外面進行隨機實地問卷訪談，公司指派的新任務。但是，堂堂一個副理竟然成天在外面東奔西跑做實地訪談？陳太太脆弱而逐漸腐壞的心靈被大規模的問號給填滿了。已經在滴血的傷口，又被狠狠地撒上了一大把鹽……

陳太太輕輕地朝著平底鍋上那塊正油煎著的松阪牛排，撒了一些粗鹽粒，又倒進了一茶匙的白酒。今天是週五，他們全家每逢週五的晚上就固定要聚在餐桌上一起好好吃頓溫馨的晚餐，那是丈夫在婚後以來就一直堅持而且努力維持的慣例，「就是要一起圍在餐桌上吃頓飯才像一家人嘛。」丈夫曾經義正詞嚴地這麼宣稱著。剛開始這的確是個好主意，夫妻倆一起你一口我一口你餵我我餵你的享受著，餐桌上什麼東西吃著都甜什麼東西嚙下都香。阿川生下來之後，餐桌上多了一張小嘴，熱鬧得緊，夫妻倆搶著餵，東一句西一句在餐桌上一邊拌嘴一邊拌飯，那滋味像是天天在過年。一直到阿川大了，叛逆了，夫妻倆也漸漸疏遠了，每週五晚上的這頓飯，吃起來都像死刑犯在行刑前的最後一餐。三張相對無言的嘴，只管扒飯灌湯進去，其中任一個要是小心硬要說句話出來，都是刺的辣的，都注定將會引發之後一場更巨大的沉默。這個慣例漸漸演變成了一種刑罰，三個人彼此都在用這張餐桌互相折磨對方，至死方休。即便如此，這場萬年戲碼仍然不能被揭穿，他們三人都有默契不去

戳破最後這個白色謊言，畢竟這是這個家所能攀住的唯一一塊浮木了。

此刻，陳永進和陳百川這對父子都已安坐在那張黑檀木圓形餐桌旁邊了。陳太太雙手捧著今晚最後這道嫩煎松阪牛排，輕輕填滿餐桌正中央的那圈空隙。

「先吃吧，我去洗個手就來。」

陳太太緩緩步走回廚房，雙手繞過頸背把圍裙解下，摺疊好之後置放在流理台一角。擰開水龍頭，她的雙手在流瀉的水柱之中來回搓揉著……搓揉著，就搓出了一顆斗大的淚，就搓出了好幾顆斗大的淚。那幾顆無聲的淚珠滴落在洗手槽裡，瞬間就被水龍頭湧出來的大量自來水沖散，又一起被旋入中間的水槽孔裡了。她心裡暗暗在想著，前幾天電話洽詢的徵信社，那個操純正國語腔調的中年男子，十萬塊，「保證讓妳知道所有妳該知道而還不知道的事」。她毫不遲疑地就匯款了。第二通的確認電話裡頭，中年男子信誓旦旦地跟她說，今天晚上應該就可以有結果，「一有結果就立刻打電話通知您！」

而她卻退縮了。

她害怕這通電話。她害怕這件「妳該知道而還不知道的事」。她害怕自己。她害怕這個家。她害怕外頭那張餐桌。

陳太太緩緩步出廚房，在餐桌邊慣常的位子上面落了座。才剛挾了一湯匙菜進碗裡，她就幽幽地張開口說：

「永進啊，今天在公司待了一整天，一定累了吧，多吃點。」

「是累，今天跟總經理他們開了一天的會，妳知道的，就最近那個忙翻天的案子。」

陳永進兩眼直盯著餐桌中間那塊牛排，一邊咀嚼著嘴裡未竟的飯菜，一邊唏哩呼嚕地說著。坐在兩人之間的阿川，淡淡地往老爸那邊瞟了一眼，像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法官冷眼看著庭下正在辯解的被告。

「阿川，今天課都上得怎麼樣？有沒有好好念書？再半年就要大考了不是嗎？」

陳永進轉過頭來，朝阿川叨念了幾句，他慣於用這種最不恰當的方式去表達自己對兒子的關心。

「有啦，快要模擬考了，今天整天都在教室裡寫測驗卷，寫到我手都快斷了。」

阿川不耐煩地應著嘴。坐在一旁的陳太太，淡淡地往兒子那邊瞟了一眼，像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法官冷眼看著庭下正在辯解的被告。

他們都知道該住嘴了，各自翻攪著離自己最近的那盤菜肴，彷彿他們對眼前這道菜肴的好奇與關心遠勝過對彼此的。阿川倏地起身，逕自從冰箱裡拿出一杯還剩一半未及喝完的五十嵐奶茶，悠悠地轉回坐位上配著飯菜一起喝。陳永進楞了一下，像是撞見了一個再神祕不過的預兆，忍不住就伸手要去拿阿川放在桌上的那杯五十嵐……阿川見狀喊了一聲「幹嘛！」，那杯五十嵐就從兩人的手掌之間滑落了下來，濺了一地。陳太太反射性地趕忙拿了一條抹布迎過來清理，擦著擦著，順勢一把拽起放在阿川腳下的書包，那書包卻又從她的手掌之中滑落了下來，裡頭的課本雜物向外輻射散落了一

地，置於最上層的卻是一片顯眼的DVD影碟帶，大幀淫穢露骨的圖片之上還印了腥紅的幾個字：《人妻的終極誘姦》……

而那道刺耳的電話鈴聲就在此時響了起來。

他們三人同時都站起了身子，呆呆地望向客廳中央那具電話機的方向。

那道電話鈴聲在他們的耳朵裡聽起來，既像是一輛朝著急症病人飛駛而來的救護車的聲響，又像是一輛朝著現行犯人飛駛而去的警車的聲響。

是及時的救贖，還是更深的沉淪？

那鈴聲還在持續響著，響著……

評審意見

餐桌儀禮之崩毀

◎平路

這些年來，舊倫理處在新時代的衝擊下，許多文學藝術作品都在描寫家庭的崩毀。

這篇小說名為〈餐桌〉，用餐桌上的洶湧暗潮來形容家庭關係的變形，小說中的三個人，關係疏離而冷淡，偏又偽善地完成儀式，每星期五，勉強坐在一起吃飯，像是死囚的最後一餐。

一代傳一代，貌合而神離，明明都是破碎的家庭，戮力維繫的：「圍在餐桌上吃飯才像一家人」的規矩尤其顯得虛矯，必須由謊言來接榫。

家庭倫理崩毀，餐桌正是這萬鈞之重……至此斷裂之承力點。

通篇文字流暢，電動遊戲的段落頗有電影感。

兒子與父親、母親的殊途卻同歸，無論是飲料五十嵐或者色情DVD的安排，稍露出釜鑿痕跡，亦讓人想到蔡明亮電影《河流》的汗蒸密室，以及兩代之間狹路必然相逢的道理。